

岁月的长河行进,当我们老去,偶一回首无不感叹:美好的总在飘逝。于是有代复一代的钩沉者,要把已经沉没的钩将出来,那是习俗、文化的历史碎片,把这些碎片拼接排列,怀着崇敬之心与之对视,或者倾听,我们会发现先人的背影,甚至能听见先人的声音,于是心有戚戚,心有戚戚而慎终追远,慎终追远而寻根溯源,历史得以接续,历史在钩沉和回想中接续。

《古瀛钩沉》从聚沙成洲的沙粒开始,在沧桑巨变中探求崇明岛的由来,然后民居然后舟车然后土布然后捕捞然后灶花然后民谣……可以说是集崇明地理、民俗之大成,但作者却只是娓娓道来而如数家珍,这使我想起凡钩沉者必有大爱之心,一沙一水,一语一词,农人生活中的诸多细节,皆栩栩如生,此如数家珍也。另,我们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育,大抵是英雄称霸朝代更替且极为简略,鲜见的是子民百姓的生活,是怎样爱?怎样生存?怎样死?柴煮熊笔下崇明岛人关乎生存的方方面面,是历史却是

作家专栏

美好的总在飘逝

——《古瀛钩沉》读后

鲜活的历史,是崇明岛孤悬海上的集体记忆。从一个族群至一个海岛,集体记忆所产生的对历史的认同感,对先人的敬畏感,会使此一族群、此一海岛变得温柔,能使心灵有归依。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作为历史和文化的集体记忆,是永恒的,是不会消失的,它需要前仆后继的钩沉者,不钩沉便断裂、便消亡。倘若崇明人丧失了崇明岛的集体记忆,便丧失了最可宝贵的崇明独特的历史文化,没有回想,没有自豪,没有祖宗,没有归依。便心灵无处着,那是真正的漂泊江海间了。

柴煮熊的文字朴实无华,所写的看似断章篇什,其实有紧密的内在联系,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平静的叙述中,有了史性的抽象意涵,比如民居,冠之以“岁月的履痕”;土布,则是“淹没的辉煌”;哭丧歌,乃“生命的绝

唱”;南丰沙,“沧桑的变幻”等等。记叙文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基础文体,为什么?你连一件事情、一个故事都说不明白的时候,谈何议论?谈何抒情?谈何创作?柴煮熊几十年的写作,始终以叙述见长,其中不乏传说和故事,这一积累的过程,也是柴煮熊文章风格形成的过程:钩沉得认真细致,行文时有根有据,虽说古往时,不作虚妄文。把叙述的基础夯实了,便有了落笔为文的相对自由,会发生新的追求:以史性的抽象意涵贯穿全书,使生存和生命的思考更加丰富,从而使读者从标题开始能读出耐人寻味处。

概而括之,《古瀛钩沉》特色如下:叙述语言亲和准确;史性的连接,又有了思考和追索。关于后者,点到为止,猜想之下,或是省俭笔墨,或是作者恰当地把握了自己的位置,柴煮

熊钩沉崇明岛的历史,计其要者崇明的交通史、服装史、灾害史、民歌史、美食史等均已大体具备。但柴煮熊不是历史学家,也从不以史学家自居。就连时上几乎写文章的人,人可以不以为然而用之的“著名作家”,也与他无关。柴煮熊只是个严谨真实、从不卖弄的钩沉者、写作者,不少也许他人不以为然的崇明历史的若干细节,在他笔下栩栩如生了,与柴煮熊相仿而各具特色的另一位崇明作家是陆茂清,他的努力钻研所得来的文章,同样让我不胜感叹心生钦佩。

籍着《古瀛钩沉》,有多少回想穿越时空隧道,使我们重拾美好,在心灵中可以不时抚摸。比如我直到读高中仍然穿着一身芦花布衣服,揹着的芦花布书包,那是母亲手种的棉花,手织的土布;比如小车子,我读高小放寒假时便跟着母亲和乡邻到长江北沿拾柴,田埂路上十几辆小车子吱嘎有声鱼贯而行,我推的是柴煮熊笔下最简便的那种小车子。生活的艰难自然可以感知,大芦荡和长江浩茫也由此入摄心灵。崇明农人的哭

崇明话话崇明

陆茂清

陈干青考船长

中国头一个远洋轮船个船长,是崇明人陈干青,吴淞商船学堂个毕业生。

1913年冷天,陈干青到轮船浪实习,看见船长是个高鼻梁绿眼睛个外国人,问带班个先生,明明是中国个船,为何让外国人当船长?先生朝伊话,革是外国人按照弗平等条约硬性规定个,一千吨朝上个轮船,船长胎常要外国入当个,弗然,英国人把勒勒个海关弗发营业执照个。伊听子恨来交关,脱同学讲:“得力点,学好子本事当船长,拿航海权收转来。”

陈干青进子上海一家轮船公司,总经理叫伊到轮船浪当三副。

革是一只来去日本个出洋轮船,三副当到一定个辰光,要脱大副、二副轮流开船。陈干青晓得,革种机会是弗轻易个,故所以一到船浪,就清爽子革条航线浪个情况,大副、二副开船个辰光,伊跟班勒边头,一眼弗霎个看,一点一点记勒肚皮里。

过子半年把,英国船长要陈干青一千子开船到日本去,皮笑肉勿笑问:“来斯弗来斯?”陈干青挺起子胸脯话:“有处个。”

话是好讲,做出来是晓得能便当个,一千子勒驾驶室里,晓得人商量,全靠自家。路浪一歇末起风特,一歇末落雨特,一歇末忽闪雷响特,夜更盲生更加要小心。陈干青拿出子学着个本事,顺顺当当拿船开到日本。

船浪个中国人朝伊翘翘大节头:“有种,让外国人晓得中国人也会开远洋轮船个,爱要比夷特开勒好喇。”

总经理也蛮高兴个,话陈干青帮中国人张子一口气,提升伊当子二副。

陈干青开轮船个机会更加多特,伊晓得当船长还要经过一趟考试,各落老早准备,经常自家考自家,譬如讲,熟悉子一条航线末要求开新航线,人家弗敢开个所在伊要开,革是为子学勒门槛精点。

一天夜来发子大风特,开船个大副一弗当心撞勒石头浪,船撞坏脱海水也钻进来特,船浪个人有吓吓来漉漉抖,有汛吓来哭出来。船长是个日本人,平常落地口气大来秃是本事,革



陈步家《中国梦》篆刻作品

辰光是眼睛一霎一霎像淋雨癫沟把,弗晓得哪能好。要紧关头陈干青出点子话,近边有个暗沙,豪燥铲到暗沙浪,拗拔船沉下去。

船长脱子大副大眼斋小眼,小眼斋白眼,裁弗敢开。革是为何呐?风浪能着力,单怕爱碰勒暗礁浪,真要一天烧羹饭特。救人要紧,陈干青弗客气特,调转船头,雀结子风朝前开,不过七八分钟,船浪个人有个朝前一磕,有个朝后一仰,轮船搁勒沙滩浪特。好特,船弗会沉脱特,船浪个人眼眼哭作闭闭,现在裁有子笑眼特,像抢卅一样叫陈干青“救命恩人”。

1919年春里,陈干青又升级特,当子轮船浪个大副,成子船浪个第二号人物。伊看重个弗是做勒大,是离当船长个梦想越来越近特,因为船长弗勒船浪个辰光,大副代做船长。打革歇开始,伊暗洞里拿学个物事,裁裁勒勒哪能当船长浪厢。

革一天到底来特,总经理作仗升伊做船长特。

前头讲过,要当船长个人,先要到英国人把勒勒个海关考试,前头有蛮多中国人考过,一个也弗宁考着。陈干青是蛮气个,也是蛮恨个,对朋友话:“中国人勒自家个船浪当船长,爱要让外国人考试批准,拨外国人欺来革能样子,真是眼泪落得出!”

考官是港务长弗莱斯,眼乌子朝陈干青翻子一翻话:“海轮是全世界裁要跑个,各个国家港口个水情地貌晓得伐?航海天文晓得伐?”陈干青对伊讲:“我是中国国立商船学堂个毕业生,革些知识是应当晓得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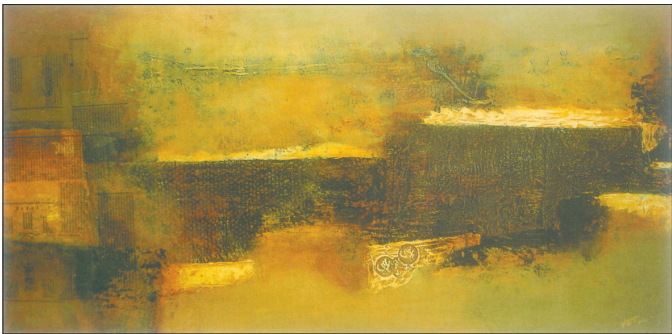
弗莱斯阴弗阴阳弗阳话:“好啊,革末就试试看。”攒过来两个题目。陈干青想也弗宁想,滑滑落落答出来特。弗莱斯又来几个问题,裁是蛮难个,哪晓得陈干青又裁答对特,看上去笃定泰山浪来交关。

下半天笔试,弗莱斯个题目出勒交关促迫,陈干青老早作仗好个特,要晓得个物事裁弄勒跌烂番瓜,顿也弗打“刷刷刷刷”对直写。

弗莱斯拿过考卷横看竖看,实在寻勿出雀疤,不过伊爱是弗想让陈干青过关,话爱要口试勒,拿出《国际船舶避碰章程》,翻到哪革条,就要陈干青背。因梦头里也弗宁想到,陈干青一字弗差背出来特。爱来几条,又背勒一字弗差。

看样子是难勿倒陈干青个特,弗莱斯气来鼻头管两个洞,哭作乌拉扛扛肩胛话:“你算是考着特,恭喜恭喜。”

航海史浪赤刮拉新个一页:中国有子第一个海轮船长特。陈干青个名字响来划跃跃,革也是我俚崇明人个光荣。



杜春明《和谐岁月》漆画

心灵履痕

晨阳

买车本是开心事

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,天气热得有点离谱。但我感觉,在崇明岛上,与天气一样热的还有公车拍卖。短短两天里,随着拍卖师一声声吆喝、一阵降落槌,600多辆旧车相继易手。为何这般喜滋滋?因为从此以后它不姓公,改姓私。姓了私的车子或许能比以往得到更多关爱和呵护。

买车本是开心事。然而我发觉,有几位买了车的朋友似乎不太高兴,言语间流露出些许遗憾,有的甚至整天把忧郁和不快写在脸上。一问,才知原委——

原来,有的责怪自己在这闹哄哄的拍卖现场少了理性,多了冲动,一味与别人争抢,而使自己的车买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。有的怨恨自己犯了官僚主义,事先不作考察,稀里糊涂买了一辆不知道底细的车,好比连小姑娘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就跟她签了婚约,成交以后一打听,才知道这车已经走了35万公里,而且是个手动档的,开起来有点麻烦……一时间,为此而郁郁寡欢的人不在少数。

其实,买车本是开心事,何苦要懊恼不已呢。再说,车已经买回来了,无论怎样责怪自己、怨恨自己,都改变不了既成事实,倒不如转换一种心态,让自己快乐起来。

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个故事:有一个年轻人单身时,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个平方的小房子里。看他总是乐呵呵的,有人问他:“那么多人挤在一起,有什么可高兴的?”年轻人说:“朋友们住在一起,随时可以交流思想、交流感情,难道这不值得高兴吗?”过了一段时间,朋友们都成了家,先后搬了出去,屋内只剩下他一个人,但他仍非常快乐。又有人问他:“你一个人孤孤单单,有什么好高兴的?”他说:“我有很多书,每一本书都是一位老师,我每天安安静静在这读书,怎不叫人高兴?”

几年后,这位年轻人成了家,搬进大楼,住底楼,仍然一副快快乐乐的样子。有人问他:“住底楼潮湿,苍蝇蚊子多,你还那么快乐呀?”他说:“一楼多好啊,进门就是家,搬东西方便。而且底

楼有天井,可以养花种草,多好啊!”

又过了一年,这位年轻人把一楼让给了家里有瘫痪老人的朋友,自己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,而他仍是快快乐乐的。有人说:“住顶楼爬上爬下多累啊。”他却说:“哪里,每天上下楼几次,有利于身体健康;顶楼光线好,看书写文章方便;没有人在头顶上干扰,白天黑夜都安静。”

这真是一位聪明而乐观的年轻人。什么都往好里想,总是看到事情有利的一面。这正是所有乐观者共有的一种心态。其实,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,有缺憾才是一种常态,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缺憾,甚至于要努力想象出它的美好来。

比如,在买车这件事上,前面所说的种种懊恼似乎都可以转换成快乐。在拍卖会上喊价时,有人不停地与你争抢,而把价格抬到了一个高位,这正反映出这是一辆受到众人关注的车,说不定人家事先作过考察,感到物有所值,才频频抬价。你虽多出了几个钱,但买到了一辆好车,难道不值得高兴吗?

这车虽然跑的路程有点多,但只要性能良好,多跑点路又有何妨?犹如运动员,他的运动量要比常人多出许多倍,但他的身体依然健康。又好比老艺术家,一辈子唱歌,纵然七八十岁了,依然嗓音嘹亮,唱得多非但不会影响健康,反而会增加肺活量。

如果这车是手动档的,开起来虽然有点麻烦,但可以省油,可以让驾驶员的注意力始终保持在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,有利于行车安全。有了这手动档,给你的安全多了一道保护的屏障,难道不好吗?

因此,人要学会快乐。同一个问题,看到光明的一面则喜,看到灰暗的一面则忧。人生的苦乐,不在于碰到多少事,而在于心里装着什么事。因而我们要清空心中的阴霾,让心灵永远沐浴阳光。买车本是开心事,这车既然买回来了,从今后就是你的一个伙伴,多一点看到它的好处,少一点指责它的不足。那么,每天当你坐进这辆车,你的心情一定是愉悦的,那个忠实的伙伴也会载着你车轮滚滚,走向四方……

丧习惯,尤其是哭丧歌,因为自幼跟着母亲“看死人”,听母亲及一众农妇哭丧而为之动容,我不知道母亲还会边哭边唱,又何以一众农妇同放悲声真哭真唱?及至后来,思及生与死的终极猜想,写《崇明岛传》时必须述及乡风民俗时,才真正意识到,此种相沿成习的悼亡仪式,似有原始宗教的流风余韵,而约定俗成的对死者的颂扬,又极具人性、人情味。最难得的是妇人脱口而出的语言之美,修饰之美,柴煮熊有哭丧歌的详细记述,也有精辟的总结,不可不读:“谁说那些华章词彩大都出自须眉之手,巾幗之口罕见?……你一定会为她们的文学功底所折服;你一定会为她们的造句能力所惊叹;你一定会为她们的造句本领所震撼;你一定会为她们的修辞手段所迷倒”。

逝者如斯夫!何其美妙!我们曾经的清贫岁月,我们的诗人一般的母亲们!

在文化泡沫五色迷离的当今中国,文化的出路何在?《古瀛钩沉》给出的启发是:“返于实”(清颜习斋语)。

人生在世,遇佛几时?

前呼后拥,大嚷小叫,随着导游旗,匆匆而过,至多只在香炉前供上一炷香,任缭绕的香烟模糊了自己的容颜,能称之“遇佛”吗?若这样便是“遇佛”,普天之下的游客,皆是遇佛之人。

以我的人生经验,几次印象深刻的与佛有关的经历,庶几可以谓之“遇佛”。

那时还年轻,与同事一道登九华山。途中,一处寺庙集中的地方,同事们进入一座寺庙游览,我却在门外张望。一棵菩提树被虔诚的人们系满了吉祥红丝带,香炉前烛火摇曳,烟雾氤氲,周围是熙来攘往的人群,嘈杂的人声让人辨不清一句清晰的法语。这时,忽然从同事们游览的寺庙中走出一位僧人,径直走到我身边,把我领到庙里,向我介绍寺庙情况,阐释佛教的基本教义,并询问我年龄和婚姻状况,我如实相告。得知我已婚,他没再多说什么。临了,他突然嫣然一句:“你是个好人哪!”

迄今,我未能参透那位僧人言行的真正意图,而那句“你是个好人哪”,让同事们给了我一个“好人”的绰号并在相当长时间里沿用。作为个人,对于“好人”这个称呼,则不单纯为自己向善的警训,更是一次“遇佛”的心灵邂逅。

在我家乡,有一座青山,其南麓是太白墓所在;其主峰山顶有一座寺庙。登顶,站在庙前开阔地远眺,东南两面是铺展开去的水乡田原,北面是波折远行的山脉,西面,近处横着姑溪河。那次进得庙中,遇一居士。同行的人了解情况,向我介绍此人。细听之下,原来这位居士毕业于名牌大学,文革中遭受迫害,身心受到摧残,后来到青山山顶上这座寺庙。了解到这番情况,我不由对他肃然起敬。且不说解放初名牌大学的声望,单是修养身之所择之地,便是展心胸、开眼界的福地,是颇具眼力见识的。这座庙因为建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顶,平常是很少有人来的,而它的环境也因此显得清幽。此次“遇佛”,让我明白人世之事,难得的便是胸怀的超脱。

这么说,“佛”便是超脱?也不尽然。在我辅导参加成人高考的学生中,有一位佛家弟子,还是某座寺庙的住持。在所有的学生中,她有些引人注目,可是,她的一举一动却是那么自在。可以说,她是同届学生中最认真的,认真听课,认真作业,绝不马虎。即使成人高考过后进入大专学习阶段,她还通过Email发邮件给我,让我为她解答一些问题或修改一些文章。在时代面前,佛家弟子并没有拘守规约,佛在心中,人俗脱俗,皆得自在。

如此看来,所谓“遇佛”,就是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,在与佛有关的人或事中,得一些灵感,悟一些道理吧!

遇佛

顾后荣

笔走心缘